

一耕读润之著

春秋大梦

行政管理之通鉴

乡里民情之宝典

基层社会之史志

乡村干部之碑传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一耕读润之著一

春秋大梦

行政管理之通鉴 乡里民情之宝典

基层社会之史志 乡村干部之碑传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秋大梦 / 耕读润之著.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87 - 3770 - 6

I. ①春… II. ①耕… III. ①纪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0586 号

书 名: 春秋大梦

著 者: 耕读润之

责任编辑: 向 飞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电话: 编辑部: (010) 66016392

销售部: (010) 66026806 (010) 66030260

(010) 66020531 (010) 66060275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保定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 × 240mm 1 / 16

印 张: 29.5

字 数: 5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天成有水便遨遊江海湖任索
求可躍龍門高萬丈曾藏渠漢做
一魚生傳尺素益人類死獻微軀
利九州濁浪排空息巨影清流激
角展鯢頭

咏魚

辛卯年出

前 言

春秋者，史也。家史、村史、乡史也应该是史。但是自有史以来，除了以家谱的形式记录和传承家史外，很少有人拿乡级以下的历史当回事。这不仅因为一家一村一乡的范围太小，没有以史为镜的借鉴意义，还因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和人物，所以才无人问津。其实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从准确把握历史真象的角度说，如果能把某一时代、某一阶段、一家一村一乡的历史事实，准确地记录和反映出来，一滴水中见太阳，照样有小中见大的细节意义。它的好处是执笔人一般都是亲历亲为，有真实的生活经验，且范围小、人物少，容易把握得更加准确。所反映的事件由于贴近生活，比大部头的史书更加真实可信。不过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执笔人的素质，相反要求他们的眼光应该更高，更独具慧眼才行。

达到这样的要求，像历朝历代官修史书那样肯定不行。笔者试图以纪实性历史小说的形式，用小说来塑造人物，书写历史。虽然人名地名难免虚构，但历史事件和所反映的生活，百分之七八十的真实可信。通过读小说来了解某一个时代的真实历史，仍然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所以，本书以“春秋”命名，实在是想通过反映平民和小人物的历史，而像反映帝王将相的历史一样，全面反映某个时代的历史风貌。范围虽然局限在一家一村一乡，但他们所处的时代、所经历的事件，也是大的历史环境中的一个缩影，仍然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。

“大梦”者，有三层含义。首先是“人生如梦”。一代人的人生，几十年像梦一样很快就忽悠悠地度过了。如果没有人思索它，记录它，留下一鳞半爪的文字，那么这一代人就白活了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没留下这代人的印记，实在是一种遗憾。可是如果有人能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层次努力地反映它，就给后人留下了可以研究和借鉴的东西，积累起来就是人们认识现实，认识社会，进而认识世界的财富，所以自有其历史意义。

春秋大梦

其次,“梦”是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。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”,关键在于先知先觉。即使是“知”和“觉”的水平不那么高超,但是“先”字十分重要。当代人先进行了思索和反映,后代人就会像接力赛一样,接着探索和进步。

最后,“春秋大梦”有亦真亦幻的含义,很符合小说的要求。通过人名地名和故事情节的虚幻和虚构,来反映某一个时代真实的历史事件,增加了艺术性和趣味性,寓教于乐,通过小说获得真实的历史教益,就不是无故地耽误读者的时间图财害命,而是开卷受益了。

笔者有幸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,十九岁就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大队党支部书记,之后由宣传委员,公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,副乡长、乡长,党委书记,旗石材公司经理,旗二轻局局长,一直干到五十岁在旗档案局局长的位置上离岗。亲身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历史时期,目睹了十位旗委书记执政,笨笨磕磕绊绊拉拉,从事了党务、行政、工业、农业的各项工作。虽然历经磨难,年龄见长,官位不长,但其间的酸甜苦辣,感触颇深。

离岗后,身体强健,精力过剩,想干点挣钱的买卖,但长期当官,不愿意求人,要自尊就不能再要金钱。所以,仗着当宣传委员时曾经在《内蒙古日报》,内蒙古《党的教育》上发表过豆腐块文章,在《松州学刊》上曾发表过论文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挣到过三十元钱一篇的稿费,自认为文笔尚可。动了用一支秃笔写点小说的贪念。

为了给自己打气,鼓舞起男人应该有的信心和雄心,翻拾出了自己工作之余,写的一些没地方发表的诗词。其中比较得意的几首咏物诗,诸如《咏葵》:“葵花初长向阳黄,绿叶如轮仰日光。天地精华吸体内,黑白籽粒满盘藏。玉芽开壳香非小,乳液成油味更芳。昂首皆因观宇宙,低头却为蕴琼浆。”《咏葱》:“珍肴佳饌任调停,辛辣宜人也是情。盛宴身趋可泰然,平餐体入亦从容。春回先露头 and 角,冬冷深藏白与青。贫富炎凉皆美味,根枯叶烂一心生。”《咏鱼》:“天成有水便遨游,江海河湖任索求。可跃龙门高万丈,曾藏渠汉做一猷。生传尺素宜人类,死献微躯利九州。浊流排空息巨影,清流激角展鲲头。”《咏榆》:“未曾放叶长榆钱,传子续孙此树先。携种飞碟旋片片,救饥滑嫩翠年年。经霜愈显颜红紫,家用常因质美坚。生性不图安逸地,高山沙岗也参天”等等,自认为律对精研。

短小绝句,更是不胜枚举。如《贺港澳回归喜作》:“武穆曾思饮黄龙,放翁不见九

州同。扬眉港澳回归日，越古超今耀汗青。”《贺国共两党连胡主席握手》：“两党争雄近百年，同胞千万丧黄泉。中华进步何残酷，内战消弭握手间。”咏本旗名胜《马鞍山》：“行空八骏走神鞍，遍阅尘寰落锦山。屹立人间凭上品，超然物外待高贤”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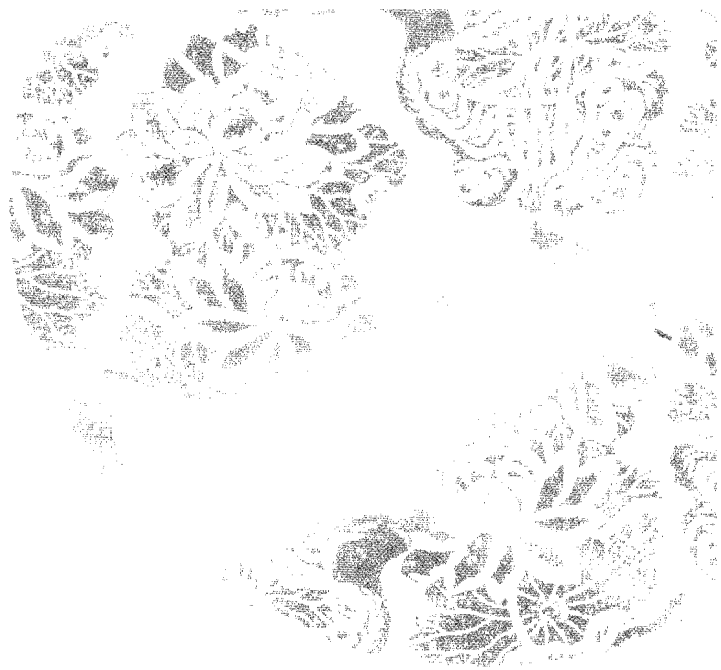
按谱填词，则有《满江红》、《浣溪沙》、《西江月》等等。其中讽刺贪官的《西江月》有：“尘世钱为命本，仙家银作真丹，西天活佛坐金莲，冥府纸钱还愿。有宝强徒也喜，无财妻子憎嫌，劝君休要骂贪官，纱帽拍来不贱！”

现代人偏爱写古诗词，此悖世之甚。本意是想以写古诗词的炼字工夫，学巴金先生“把心交给读者”，“把真昭告世人”，把自己亲历亲为的真象昭告世人，继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和浩然的《艳阳天》之后，把当今农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真象，敷演成篇。一可以消磨吃饱喝足之后，拿着国家工资无忧无虑的无聊时光，二可以在文化建设中稍尽绵薄之力，于当今的盛世由来，不无小补。所以像疯了一样，用五年时间，捏造了一些人名地名，写了近百万字的《春秋大梦》。幻想小中见大，以小说的形式反映“春秋”，反映平民的历史。可悲的是志大才疏，虽然分三部，写出了《垄亩之间》、《乡野之变》、《春秋之梦》三部曲，但请师弟鉴赏，则认为有一定的故事性，却讲的不精彩动人，写人写事太老实了，没有典型化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，根据他出书的经验，第一次发表作品，就是“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”的长篇，根本没有哪个编辑愿意看，更没有哪家出版社为没有名气的家伙火中取栗，赔钱印售。书如果没有畅销的经济效益，你自己掏钱，都得托熟人出版，恐怕你的心血要白费了。可是五十多岁的悖世狂生，怎么肯没试就认输呢？心里话连你的破玩意都能出版，从学生时代起，你就不比我强，你能出书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还就不信邪了。如果是师弟的逻辑成立，则《红楼梦》都不用出版了。因此，把自己的网名用做笔名，名之曰“耕读润之”，还是要投稿一试。不知读者诸君，意下如何？希望你耐住性子看五百页，给悖世的狂生，一个创造艺术真实的机会。

故事从一个村庄开始……

春秋大梦

· 目录



前 言	(001)
一、惊蛰	(001)
二、落选	(010)
三、道路	(017)
四、结婚	(027)
五、运动	(065)
六、恶报	(091)
七、实惠	(109)
八、学海	(138)
九、婚变	(178)
十、机遇	(220)
十一、猛干	(263)
十二、悲剧	(299)
十三、巨变	(339)
十四、福兮祸所伏	(356)
十五、祸兮福所倚	(401)
十六、苦读	(431)

| 一 | 惊蛰 |

有一个村庄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归围场县管辖。一九五六年热河省撤销，这个村庄可以继续归围场县，也可以划给内蒙古兀良哈旗管辖。从小地名的命名上考量，这个村庄的南头，东西向有一条纵深十余里的小流域，叫“老虎沟”，村庄就坐落在老虎沟门，小老虎沟下的山湾里。往北三里多地有一条近东西向、纵深二十余里的“歹沟”，离“歹沟”五里多地，有一条东北西南向的“孢子沟”，东山大干林子还有个叫“野猪窝”的地方，说明这个村庄历史上确实是和清朝皇帝的“木兰围场”有一定联系，因为小地名都是由人们围猎时的印象命名。但从村庄的名字上看，又和蒙古人有天然的联系。要求划归内蒙古的两个村庄三个生产队，挨着“歹沟”门的村庄，叫“蒙古湾”，挨着“老虎沟”门的村庄，叫“双敖包”。双敖包村的东山根有锡林哈河穿流而过，用蒙文给村庄河流命名，又说明这两个村庄是以蒙古人为主体的开发建设起来的。大凡世界上的事物，有两种以上的前途，到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就需要人们作出选择。而蒙古湾和双敖包的先人，一九五六年撤销热河省时，就选择了划归内蒙古，归始建于道光三十年（公元一八五〇年）的安登沟大队管辖。在野兽出没之地，安登沟大队也是取“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”之意命名，反映了人们祈求平安，向往富裕美好的愿望。双敖包和蒙古湾划归安登沟大队管辖后，割断了和围场县的联系，是否从此便“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”了呢？

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惊蛰刚过的一个晚上，可能是黄昏，当地土话叫“麻撒黑”的时候，一个戴狐狸皮帽子、穿一身黑棉衣、双手拢在袖筒里、高挑个的青年，挺着右肩侧前的“迎风膀子”，向一家看来是最困难的社员家走去。这家在村子中间，一间半房子。其中一间完整，半间是塌了以后，把朽坏的檩子、椽子、扒柴、苫房草拿掉，参差不齐保留下来的半间房子。锅台就在外面的半间房子里，对着灶炕的角落，趴着一条肥胖的黑狗。进里屋的门上挂着破口袋片加羊皮角缝连起来、底下用木板夹坠着的门帘，保暖挡风。

高挑个的青年，在外面喊了一声“贾大叔”，没等屋里的主人答应，门外的胖狗“汪”的一声跳了起来，伏低前爪，呜——呜——发威。门帘一挑，出来了穿着破烂、满头乱发的女主人桂兰，照着狗屁股狠踢了一脚，才向青年巴结地喊道：“哎哟，明会计来啦，快进屋，进屋！”回身挑开门帘，站在可以用身体挡住黑狗的一边。

明会计也不客气，摘下狐狸皮帽子提在手里，一猫腰钻进了里屋。男主人贾春正要下地穿鞋，明会计挡住了贾春说：“快别下地了，往里。”顺势坐在炕梢的炕沿边上。

贾春跪在炕上，把火盆往客人身边挪了挪，嘴上瓮声瓮气地吩咐妻子点灯，桂兰返身走出门外，在锅台角上摸到火柴，进屋点亮了油烟很大的煤油灯。明会计趁机打量了一下屋里，真是家徒四壁。靠近后墙，有两根削光的桦木桩子砸入地下，上面搭了一块看不清质地、黑糊糊约二十厘米宽的木板，板上放着碗筷和盛剩饭的瓦盆，盛剩菜的菜碗。板下是一个盛着半袋粮食的口袋。炕梢没有一般人家叠放整齐的被垛，只有露棉花的破被和破皮袄堆在那里。炕里瞥见挤着穿开花棉衣、玩在一起的三个孩子。明会计知道大孩子的小名叫“皮蛋”，二孩子因当时生下来就气管不好，外名叫“小憋气”，但不知道三孩子的小名。明会计把手伸到火盆上方烤着，随口问道：“嗨，小小子都这么大了，小名叫啥？几岁啦？”桂兰抢着回答说：“五岁了，没小名，就叫小三啦。”“坏三、坏三，是比他的两个哥哥精神。”一句话便恭维得贾春夫妇笑了起来。

贾春是个豁嘴，那在人中处豁开的豁唇分外扎眼，他的舌头老在豁子那舔来舔去，虽然能起到清洁鼻涕的作用，但一想到鼻涕能直接流到嘴里，明会计就不敢再看他了。

桂兰虽然五官端正，但是一脸麻子。大概出天花时发高烧，也烧坏了嗓子，说话的声音噼里啪啦像破锣一样难听。

夫妻两个吵架时，贾春曾经和桂兰说过：“你别嫌乎我豁子，我也不嫌乎你麻子，咱俩是弯刀对着瓢切菜，瘸驴驮个破口袋，杏熬倭瓜一个色。”

两个人都已年过四十，身体健康。日子过得之所以贫寒，是因为他们的过法与众不同。别人家养猪鸡，他们家养猫狗。别人家猪鸡吃泔水糠皮，他们家的猫狗和人一样吃喝。别人家的粮食总是算计着用，主副食搭配，争取吃到陈粮接新粮，细水长流。他们家的粮食一般吃不到种地，新粮只要到手，看到什么稀罕东西都用粮食换。小孩子馋的海棠果、酸梨，大人馋的猪肉、鸡蛋，只要想吃，不管多贵，不管划算不划算，换到嘴里吃上再说。开春没有粮食，婆婆丁、穷么菜、车轱辘菜、榆钱、猪毛菜、灰灰菜、刺菜……地里有什么野菜吃什么野菜。实在挺不住饿，再找老队长向生产队借。老队长因为自己是要饭的出身，知道挨饿的滋味。只要开口，就借二十斤。几年下来寅吃卯粮，社员们称之为吃了“探头粮”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超吃口粮，占到哪年的指标了。超吃口粮，不知节省，不但多吃多占国家规定的每口人325斤的口粮指标，而且买口粮的

钱也越欠越多。

他们家是虱子多了不咬，账多了不愁，社员们却沸反盈天了。有的说：“生产队养懒汉，养活不过日子的败家子。”有的说：“给贾春家拉帮套，帮他养活老婆孩子。”怕欠生产队口粮和口粮款，本分精细过日子的社员，觉得口头反映不管事，实际生活上吃亏，也开始了攀比。只要贾春两口子找队长借粮，社员们也跟着在后面借。

老队长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大伙，别跟贾春学，要学好，靠占生产队便宜过不起日子来，但社员们一大堆话堵着队长：“我们和贾春是不是一样的社员？是不是一样分的口粮？他们家不够吃难道我们就够吃吗？他们把粮食喂猫喂狗，换解馋的东西吃，没了粮食生产队就借，是不是拿了大伙的积累让他糟蹋？允许他浪费，难道我们保证人吃还不行吗？”问得老队长张口结舌。

老队长看劝不住社员，又回头来劝贾春：“你们别又懒又馋啦，刚解放时，儿童团‘抓懒汉’有你们，现在干活耍奸蹭猾，出工不出力数着你们；有柴一灶有米一锅，过日子没个算计是你们。再这样不但社员们有反映，生产队也帮贴不起啦，生产队不是你们一家的。”老队长说一回，贾春两口子点头应声地“是”一回，过后还是旧山流旧水。他们嘴上的口头禅是：“反正社会主义不让饿死人”，就这样和老队长软磨硬泡了十年。

开头老队长是劝，接着是训、挖苦，最后是拖，不管咋说，不到过年过节就是不借了。贾春夫妇开头是求，接着是赖，像狗皮膏药似的贴上就不下来，老队长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啥时候给点，啥时候拉倒。最后是威胁，你老队长实在不借，我就拎着棍子领上孩子出去要饭，你可别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。

双方感情上也逐渐在发生变化，老队长从一开始的同情、可怜、宽容，到劝、训、拖，啥法都使，恨铁不成钢，最后是无可奈何只能应付。而贾春一家由原来借给粮食的心存感激，到挨训后背地里骂老队长“难揍”，最后借给就欢喜，不借给就恼，直到怨恨：“我们借的是生产队的粮食，又不是借你们家的，要搁在旧社会，你比地主还得更恶。”就是这样的累赘户，对老队长是又恨又怕，而明会计今天看中的就是他们的永不知足和对老队长的怨恨。

明会计在夸奖了贾春的三儿子精神后，用美中不足的口气说：“唉，这么有出息的一个孩子，你们咋不好好经养着呢？怎么这么瘦哇！”这一下，触到了贾春夫妇的痛处，桂兰嘴快，接口说：“没啥贴补的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吃上就不错了，上哪胖去？”

明会计故意引话说：“缺粮有生产队呢，借点不行吗？”贾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赶上借队长家的啦，但凡能忍耐，谁求那老孬种！”

明会计把话引到正题上说：“他怕是干不长了，听大队干部说，马上要换他呢。他到大队开会尽摆困难，分任务没有痛快的时候，大队已经烦他了。”

贾春不假思索，有点解恨地说：“快换换他，真受够了。”然后抓起烟袋，伸进荷包，连搅带搨，半天装了一锅烟，伸到火盆触上火炭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吐出一股浓烟。接着像是从沉思中醒过来似的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可是话说回来，不让他干谁能干呢？”说完，才抬起眼光，瞅向了明会计的脸。

他看到明会计高颧骨薄眼皮上，深眼眶里的三角眼，像心虚似的不自然地躲过贾春的注视，用故作轻松的口气说：“大队倒是给我做工作来，你看我能干得了吗？再说能干我也不干。老队长我们俩，入社以来就搭伙，我能拱掉他，争他的位吗？”

贾春半天没有说话，把明会计憋得不自在起来，他用扒拉火盆的铁筷子，下意识地搨着火盆灰。好不容易等到豁嘴开口，却又没顺着明会计的道儿说，冲口冒出了：“不行，你要是当队长，咱们队没有当会计的材料。”

当贾春说“不行”时，明会计的心里咯噔一跳，等听完“不行”的理由时，明会计露出了他没听明白自己意思的微笑说：“那倒不用担心，我当会计出身，上来个人我一通顺就能干。关键是我不能当队长，让老队长难受。”

这时，桂兰似乎比她丈夫明白了，抢着说：“人家大队要换人总得有个目标，有个安排，咱们瞎盘算个啥？”

明会计用鄙视妇女头发长见识短的口气说：“可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。起码得选一个对自己有好处的，不然我们的命根都捏在他手里，选不着好的日子就没法过。”

这回，贾春夫妇才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点什么，虽然想不十分明白，联想到借粮困难，得找个好说话的人，都点头赞同说：“要换是得换个好人！”接着又豆干饭焖了起来。

明会计知道要给这对不怎么透落的夫妻，留下一定的时间思考，也沉默起来，以求不打断他们的思路。琢磨了半天，贾春似乎先弄懂了明会计的用意，边向火盆里磕烟灰，边像想通了似的说：“要有合适的会计，我们就选你当队长。”看到明会计脸上不怎么高兴的神色，赶紧补充说：“除了老队长，数你在生产队班子里待的时间长，知根

知底，离不了大格。”

明会计听到补充理由后，脸上开朗起来，接口肯定地说：“要不是离开生产队日子没法过，谁寻思这些玩意儿？队长可真不是闹着玩的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要没个好头行人，都得跟着遭罪。大队要是不换啥也别说，要换真得换个妥实的。”

明会计敲钉转角砸实后，看到聊天基本达到了目的，有意转移话题，用手指着窗户眼上堵着的破衣服说：“咋不买几张纸糊糊？用破衣服堵着多透风啊？”

桂兰说：“那是小猫进出的通道。有时候睡着了，小猫拱开，冻醒了再堵，这个猫可缺德了。”

明会计用半是强迫半是关心的口气说：“快糊糊吧，冻坏了孩子咋办？”说完掏出一角钱放在炕上。当时五分钱买一张大白纸，两张纸满够糊一个窗户。

桂兰急忙抓起角票说：“我们窗户破了还得你掏钱，这多不合适呀，快给你吧！”

明会计假装生气，眼睛一瞪说：“这么点小事客气啥？”脸色沉了下来。

桂兰像是害怕了似的缩回手，嘴里直说“这多不合适，这多不合适”，显出无所适从的样子。

明会计要结束这个尴尬的局面，起身抓起狐狸皮帽子扣在脑袋上向贾春说：“贾大叔，你们歇着，我再上祝宝珍那待会儿去。”

贾春急忙在炕上猫起腰下地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忙啥，再待一会儿。”

桂兰出去把狗挡在墙角，明会计嘴里说着“有工夫再来”，手撩开门帘到了屋外，虽然门外的冷风一吹，他打了个寒战，但心里却有了一丝痛快和舒畅。

明会计的名字叫明善本。父亲放牛，母亲持家，勤劳能干。家有一弟一妹，家境贫寒，可是他赶上了好世道。虽然全国是一九四九年解放，但当时属于热河省的双散包，一九四七年就来了土改工作队，到一九四九年的时候，换工插具，互助合作，贫寒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。更主要的是安登沟小学正式开课，九岁的他，在母亲极力主张下去念了六年制的小学。贫穷的孩子有了学习机会，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知识。同村一个班的几个孩子数他学习用功成绩好。更不同凡响的是到了五年级，初学了小学的珠算后，他毫不满足，自己又拜本村的私塾老先生勾子轩为师，精学了“小九九”乘法和“九归九除”除法，学打了一些有名的老算题“凤凰单展翅”、“金香炉”等等。在本村的赵举、祝宝珍、甄国军几个同学里脱颖而出，受到长辈们的重视。六年级毕业后劳动了两

年，入社时双敖包分成两个生产队，排为二、三队，他才十七岁便当起了三队的会计，至今已经九年。于是，不甘寂寞的野心膨胀起来，他想争个队长当当。而拱掉老队长，并非易事。

老队长出身贫苦，解放前饱尝艰辛，他逃荒要饭流落在双敖包，靠扛活打短，自立谋生。父母弟妹均逃荒失散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，他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，对共产党无比忠诚，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。解放前便担任民兵队长、村治安员，用他的话说“把脑袋掖在腰带上，跟土匪拼命。”送公粮，抬担架，出战勤工，支援打隆化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土改分了土地，他不仅精耕细作，而且省吃俭用，攒了六斗小米，换了两间草房，才算有了自己栖身的家。

经过几年的人工换畜力，互助合作，日子渐有起色。三十五岁时，他跟一个包办婚姻的受害者，与傻丈夫离了婚，比自己小十岁的苦命女子结婚，开始了通往幸福之路的奔驰。入社时，由于多数农民不识字，又要民主选举队长，所以在候选人身后放一个小碗，想选谁就在谁身后的碗里放一粒黄豆，算做一票。最后查候选人身后碗里的黄豆，谁的豆粒多，谁就当选，当时叫做“种豆选举”。老队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当上的队长。

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，冬天搞深翻。由于他好脱光膀子干活，大冷天的汗流浹背，被树为标兵。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共产党的党员。从此，他抱着对共产党报恩的感情，像疯子一样拼命苦干。处事公道正派，按共产党的要求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先公后私，先人后己，勤俭办事业，使双敖包三队的集体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。

生产队建起了占地二十来亩、房屋六十余间的四合院。养了三个羊倌放的三帮六百来只羊，拴起了四挂马车，两挂牛车，还有牛官放的十多匹母马、十多条母牛，加上马骡牛犊共计六十余头匹的大牲畜。生产队的库房里存着三万多斤谷子，五千余斤玉米。虽然社员按国家规定分的口粮不够吃，但可以到小队借“探头粮”，从来没让社员挨饿，没出去一个要饭。在安登沟大队的十三个生产队中，双敖包是首屈一指的富裕队。

明善本想拱掉这样的队长，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他敢有这样的想法，并且已经想好了行动的步骤，说明了他超乎寻常的心计。他在试探了贾春家的态度

后，仿佛感觉到了惊蛰节气的喜讯，感受到了大地在坚硬外表下的融化。是呀！惊蛰就要出蛰，就是蛰伏的结束，他不无得意地想。

祝宝珍是明会计的同学，年龄相仿，幼年丧母。虽然继母比较贤惠，没有像一般的后母那样虐待他，但他也没有得到像亲生母亲那样疼爱。所以他自幼便沉默寡言，处事忍让，和继母所生的一弟一妹友好相处。到上学的年龄，和明会计一块儿，念完了六年制的小学。毕业后，正赶上入高级社人民公社，成立生产队，便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和父亲共同挣工分养家。一九五九年，松漠昭盟修红山水库，祝宝珍和同学赵举在老队长的带领下，作为第一批民工，参加了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。清河基时，完全靠一条扁担、三个抬筐抬土。坝基低路程近时，十九岁身体孱弱的祝宝珍和老队长一次抬三筐。随着坝基的升高，路程渐远，一次抬两筐。指挥部记工人员，抬一筐给一根黑棍，抬两筐给一根半截黑半截红的两色棍，抬三筐挣一根黑棍和一根两色棍，以此为依据，晚上记工分，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重活。虽然老队长抬每筐沙土时，都给祝宝珍那边多让一块扁担，但天长日久，身体羸弱，又吃不饱肚子的祝宝珍，还是难以承受。一下班老队长就领着他找野菜充饥。春天挖穷么菜，要么找猪毛菜、灰灰菜，秋天找刺菜，勉强维持，一直挺到大坝合龙。后来因为大坝的一次决口，民工抢险三天三夜没睡，当时吃饭仅给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抢上就吃，祝宝珍吃饭慢抢不上吃不饱，累得胸疼加脊骨疼不能坚持，老队长向指挥部哭诉后，才放他回家换人。在家治了半年，变成了罗锅。老队长顶完红山水库的任务回来后，安排他当了大牲畜的饲养员，每年挣全队劳动力的平均分，约三千来分，维持养家糊口的生计。当明会计拜访完贾春到生产队饲养院的时候，祝宝珍正把马灯挂在牛槽边，独自抽烟。看到明会计朝他走来，只是咧开嘴笑了笑。

明善本亲昵地叫着祝宝珍念书时的绰号说：“老蔫！想啥呢？是不是想媳妇了？”

祝宝珍脸上微微一红，翻了他一眼，没有吱声。明善本不客气地到祝宝珍兜里，掏出用信封装着的旱烟，熟练地卷上一支，叼在嘴里，祝宝珍给他用火柴点着，他狠狠吸了一口，坐在紧挨祝宝珍的牛槽边，用手搂过祝宝珍的肩膀，胳膊横在罗锅子上，用惋惜的口气说：“唉！都是老队长害的，不累出病来，不也像我似的抱上小子了！”

祝宝珍抖动一下被压得不舒服的脊背，挣脱他的搂抱，往旁边挪了挪说：“那可怨不着老队长，没人家我就死在那儿了。”

明善本说：“他不用壮劳力，让咱们没长成的小孩子去，怎么不怨他？”

祝宝珍说：“那是我自己要去的，我想脱开家里的憋闷找自在去，谁知道活儿那么累？这就是我的命啊！谁也怨不着。”说完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明善本原想借此话题，挑起祝宝珍对老队长的不满，然后找到拱翻老队长的共同语言，一看话不投机，只得实话直说：“哎，我听咱们在大队当民兵营长的同学尚禄说要换老队长呢！”

祝宝珍立时睁大了眼睛惊讶地说：“为啥？”

明善本接着说：“大队嫌他跟不上形势，一开会就摆困难，一布置任务就算生产队的小账，本位主义，支使起来不痛快。”

祝宝珍一撇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点小事值当的吗？”

明善本说：“什么值当不值当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，上级不中意，换个人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祝宝珍争辩说：“两条腿的人是有，但像老队长这样的有几个？”随后问道：“他们想换谁？”

明善本说：“他们做工作想让我干呢，怎么样？”

祝宝珍连想都没想，冲口而出说：“你可不行，庄稼地的活，你指挥不了。”

明善本不服气地说：“我咋指挥不了？弯弯犁杖，尺二垅，黄八趟子老谷种，一个简单的种地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祝宝珍也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要是没入社时，自己种自己的地，谁都能管，现在一个队六七百亩地，抄起来三四百口子人的生活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用说人怎么调配不窝工，就是啥时候干啥的生产技术，你就比不上老队长。春天要是旱了，应该深种浅种？上年种什么庄稼，下年换什么茬好？哪块地肥，哪块地瘦，应该使什么粪？哪块地是旱龙道，哪块地是涝洼塘，应该下多少籽？哪块地怎么侍弄，这学问可大了。别看人家挑担自己不腰疼，啥事干好了也不容易！”然后，像挑战似的问明善本：“这些事你都想过吗？你自信比得过老队长吗？”

这一下激怒了明善本，他脸红脖子粗地说：“我什么都比不上老队长行了吧？但我对你比他对你好，你信不信？我要是当了队长，让你再兼上记工员，每天晚上动动笔头，就给你加二分，我能让你攒点钱，帮你娶上媳妇，你信不信？”说完一甩袖子“哼”了

一声，愤愤离去。

祝宝珍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心里一热。想起了小时候上学，由于自己身体孱弱，每当被大孩子欺负时，明善本都挺身而出的往事，祝宝珍相信他会比老队长对自己更好。尤其是谈到帮他娶媳妇，更使他感动。自己二十五六岁了，还有什么比关心他这个事更可贵的呢？从小长大的朋友就是不一样。他忽然觉得明善本那么贴心，不禁为刚才言语间的龃龉，感到后悔。像明善本身上有根线牵着他似的，他情不自禁地跟出了饲养院的大门，往明善本回家的方向望去。虽然早已不见了身影，他仍然呆呆地站了老半天，才失魂落魄地回到马灯前，寂静中听着牲畜嚼草的声音，咯噔、咯噔地分外清晰。

在明会计有分析、有重点的串门走访的同时，他的妻子、叔伯嫂子、兄弟媳妇、妹子，在各自交往的圈子里，很神秘地嚷嚷着大队要换老队长的传言。一时间和老队长有关的猜测、评论、恩怨、全部都翻腾了起来。

有人说：“干得好好的，为啥要换呢？”有的说：“老队长耿直讨人嫌，当官太实在了也不行，怎么也得跟形势。”有的说：“老队长干，咱们妇女就是吃亏。一样干活同工不同酬，男的一个工挣八分，女的一个工挣六分，最多不超七分。”还有的说：“老队长太认真，别的队都瞒产私分点粮食，咱们是别做那个梦！”流言飞语像一支支毒箭，向老队长不停地飞去。

老队长因为是外来户，除了妻子没有别的亲戚。有两个朋友，到一块儿就争论今年是几日得辛，年头是旱是涝，最适合种什么作物等等。比的都是种地的经验和技術，没人留心传言，全被蒙在了鼓里。

等到明善本在大队民兵营长，他的老同学尚禄家里出来，得到大队分工改选生产队班子时，尚禄争取到双墩包三队当主持人的承诺后，他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剩下的时间，就是要每天不离老队长的左右。他甚至想到了老队长爱听书，找地方借一本《三侠剑》或《雍正剑侠图》的书，给老队长读读的主意。